

# 炫耀宴

## 「臺灣」！

星空永遠在訴說著神話。

「我們的名字叫臺灣。」這些活躍於南太平洋流環繞的超布倫島上的年輕人一本正經地說。他們的歌聲入夜以後潮湧般一波波襲來，把我捲到酋長糧倉邊的草棚。

這不是神話。不久前有艘臺灣漁船撞入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的海域，被扣留了，停泊在這個珊瑚島附近的海港。這艘漁船給世代划著獨木舟捕魚的島民極大的震撼！「臺灣，偉大的漁人」之名不脛而走。「我們這樣年齡的年輕人也是偉大的漁人，所以就取名『臺灣』。」

「臺灣集團」一遍又一遍地練著由首都摩瑞斯比傳來的歌。本來是男女混聲的唱法，傳到這個母系社會的島嶼反而除去了女聲。

歌潮沒有退，茅屋中輕微舞動的煤油燈影送我入夢。我熱切期待即將來臨的慶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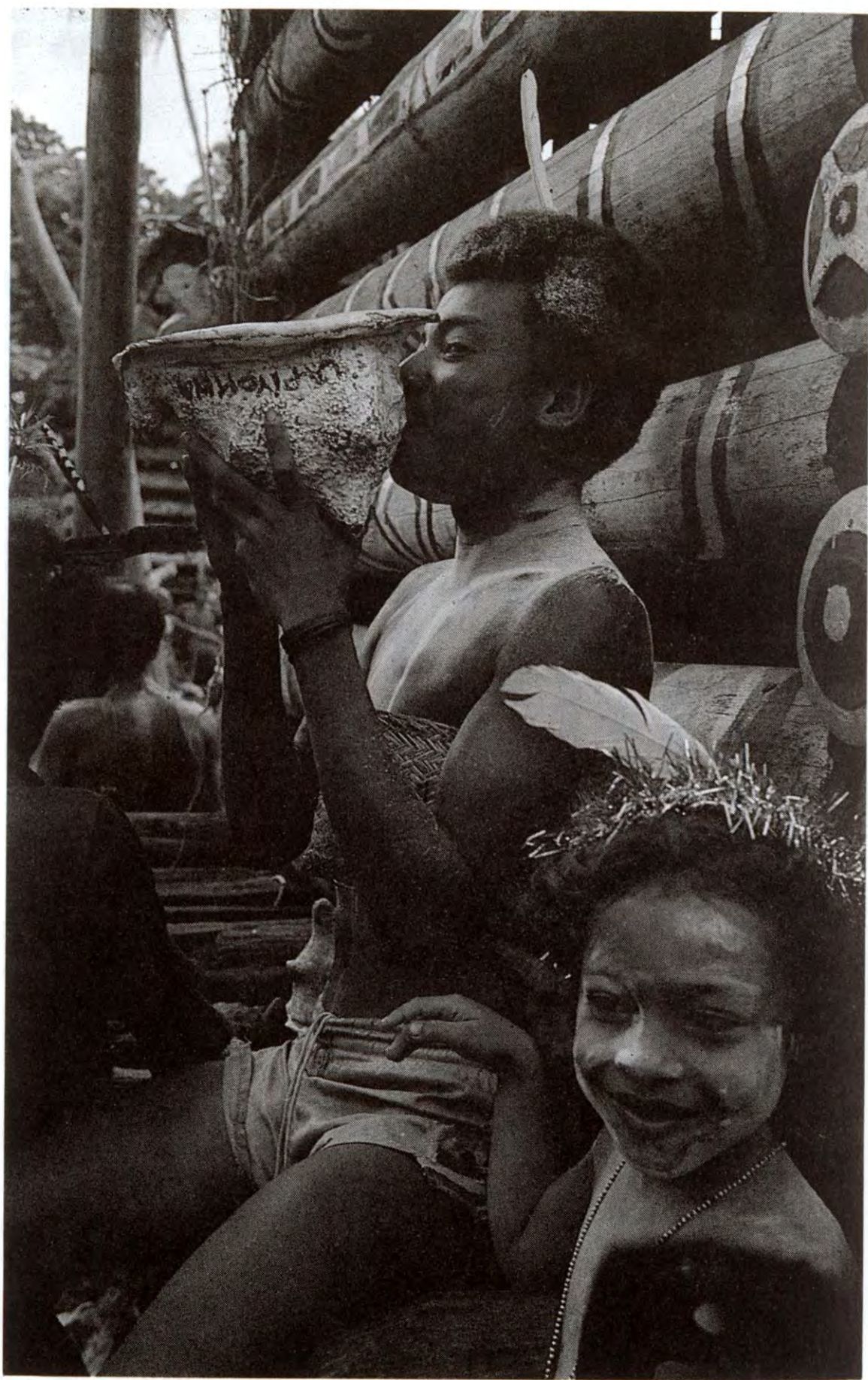
## 薯芋

「鳴——鳴——」螺號聲響徹土夸武夸村，震落滴滴露珠。

酋長圍著一條紫裙站立在鐵皮覆頂、飾以紋彩的專用客房平臺上宣佈：村中每戶男子今天必須把薯芋(yam)運往歐庫布庫布村，協助該村準備後天的盛宴。另外，奧瑪拉卡那村和卡巴苦村可能爆發戰爭，他要趕去聲援屬於同一亞氏族的奧村酋長。

慶典的興奮，戰爭的恐懼，同時擄獲了我。

各家男子紛紛到田裡挖掘慶典需要的薯芋。薯芋的質量可以顯示一個人的財富與地位。去年的豐收宴，土夸武夸村酋長的薯芋滿倉，招致鄰村的嫉妒，暗中把他的薯芋田搗毀。土村酋長帶領村民執武器、火把反擊，殺傷許多人。結果土村選出三十餘名青年作代表，入獄關了八個月才放出來，領頭的酋長却逍遙法外。



「鳴——鳴——」螺號聲響徹土夸武夸村。

奧、卡兩村又是爲了什麼事衝突？原來，超布倫島四百多個村落的酋長因所屬亞氏族階級的高低而有大小之分。奧村酋長的階級、權位一直最高，要求政府把議事廳建在奧村。階級較低但在鄰區居領導地位的卡村酋長反對，主張建在兩村之間。於是採取傳統較量財富的方式以決勝負——今天由卡村設宴邀請奧村村民，在他們面前儘量展示財富；明天奧村回請，如果薯芋、豬隻等不如卡村豐盛，就要讓步。

「妳最好不要去看，比財富的時候很緊張，萬一打起來，妳在那裡很危險。」村人顧及我的安全，不讓我去。

我於是閒閒地坐在樹下爲幾個少女看手相。我說一句，她們講十句。

「妳很早就有男朋友，可是一直結不成婚。」

「是呀，我以前很喜歡一個男孩，可是他父母不喜歡我。我們這裡父母如果不同意，會在發現男孩女孩發生關係以後勸阻往來，以防懷孕。我祖母說我曾經吃錯一種草藥，不能懷孕。我第一次做愛是十六歲，現在二十歲了，從來沒懷過孕。人家說我們這個島是愛之島，婚前有做愛自由。妳還好不是在薯芋收穫節時來島上，那時大家狂歌狂舞，男的在路上會把女孩拖到樹叢裡，妳一定會害怕，連我們都怕怕的。」

年輕男孩滿身汗淋淋地從我們面前走過，把一捆捆薯芋挑往歐庫布庫布村。

「在我們社會裡男孩地位較高，那也沒有什麼不公平，因為他們事做得多。」女孩子說。

日落時分會長回來了。他神聖不可侵犯，一般人特別是女子不敢接近他。聽說卡村要贏奧村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奧村會長養了一隻對方無法匹敵的大豬，是吃上好的薯芋長大的。

## 伙伴

鄰村的伙伴有什麼作用？慶典時他必須準備禮物共襄盛舉。

「今天我們在歐庫布庫布村的伙伴要來拿禮物。」我房東的次子以諾西掛上項鍊、戴好手鐲，腰圍金黃色布裙，頭插鳥羽，再摘採香草鮮花作裝飾。

「去年我的伙伴在我們村子收穫節時送來一頭豬、十四束檳榔、十塊錢和一條圍裙。我接受禮物的時候煩惱極了，因為我們村的土地乾燥不適合種檳榔，除薯芋、芋頭外又沒有什麼特產，真不知道他們村子舉辦宴會時要拿什麼東西回報。歐庫布庫布村的伙伴要我們不必擔心，他們說既然我們村子距離進口物品供銷站最近，可以買進口貨品作禮物。」

「進口物品不是很貴嗎？」我發覺島上仍是以生計經濟為主，賺取金錢的機會很少。

「他們知道我們村子年輕人到城鎮工作的人數最多，全村約八百人有二百人左右在外面做事，有能力幫助家中購買禮物。這次的花費都是我大哥寄回來的。我準備了一頭豬、二十五斤舶來米、糖、罐頭等，價值比對方上回送我的高多了。我們還的禮一定要比接受的多。」

聽說這種和外村結成伙伴的活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停止，戰後一直沒恢復。近些年超布倫島上的聯合教會走土著化路線，牧師等聖職由本地人擔任，並藉著恢復村際間結交伙伴的傳統把各村的力量結合起來，有計畫地增建教堂。這次歐庫布庫布村舉辦的盛宴就是爲了慶祝新教堂落成。歐村與土村村民去年在教會鼓勵下結成友伴。

村裡大多數人家都忙著準備禮品以及宴客的食物。有一位母親做了一個好漂亮的花圈套在她懷中的小女兒頭上。我一走近，母親叫道：「dindin來了！」小女孩馬上咧嘴大哭。已經不只一次我把小小孩嚇哭了。dindin的意思是白皮膚的人。當初白人出現島上一定讓土著驚惶失措。父母對孩子說「dindin來了」，就像我們說「強盜來了」一樣可怖。我想辯解我不是白人，可是與他們的膚色一比，



我一走近，母親叫道：「dimdim 來了！」小女孩馬上咧嘴大哭！

村南入口一陣騷動，伙伴們來了！



百口莫辯。

我還發現兩位婦女在整理一個少女的頭髮，很想了解女孩是怎麼打扮的，便走了過去。竟然在抓跳蚤！

那邊又在幹什麼？村子西南入口一陣騷動，怪叫聲連連，襯以嘹亮的歌聲。來了，伙伴們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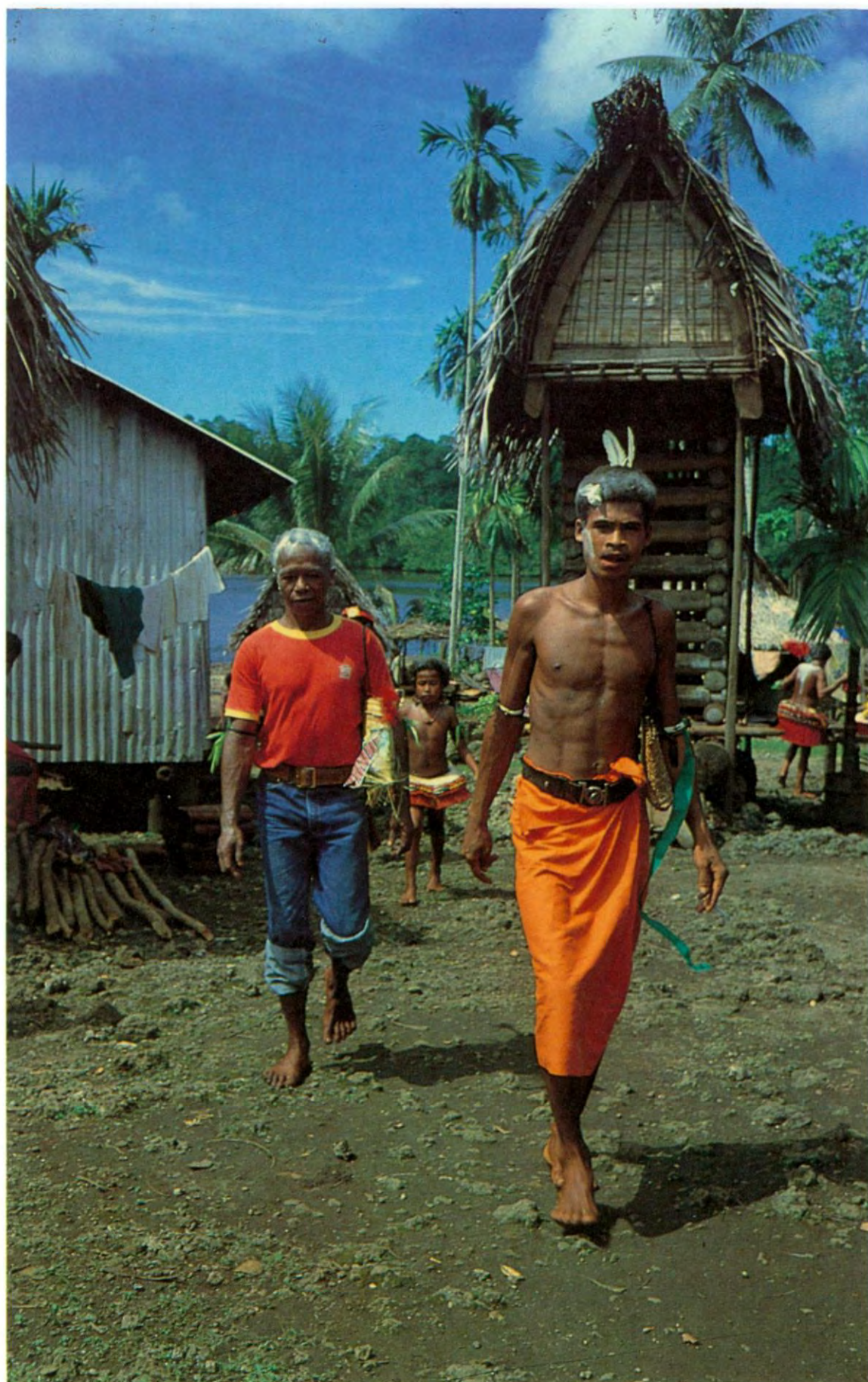
## 獻禮

山形尖頂，塗滿紅黑白彩繪的酋長糧倉俯視廣場中魔術般的變幻。先是繽紛的服飾爲空曠的場地鑲了層層花邊，聖詩的音符一個個飛昇上藍天，獻給白皮膚的聖父聖子。接著像是萬花筒搖晃了一下，整個圖案改變了。主人飛奔返家又迅速跑回場內，找到自己的伙伴，興奮激昂地高聲叫嚷，把禮物放置在對方面前。一趟一趟地跑，禮物愈堆愈多，整個廣場滿溢了，沸騰了，還有那不歇止的歌聲與歡叫聲刺激我不斷地按照相機快門——。

這人扛了一個黑色大陶鍋，那人手中是一顆顆金黃色的老檳榔。啊！這女孩臉上怎麼塗了這麼怪異的斜紋和三角？那男孩蓬鬆的髮上插了朵嬌艷的紅花。一袋袋米、糖攤在地上洋味十足，主人獻花布時往伙伴身上猛灑粉，用的是美國進



酋長的糧倉俯視廣場中魔術般的變幻。



以諾西引領他的伙伴返家。

口的痲子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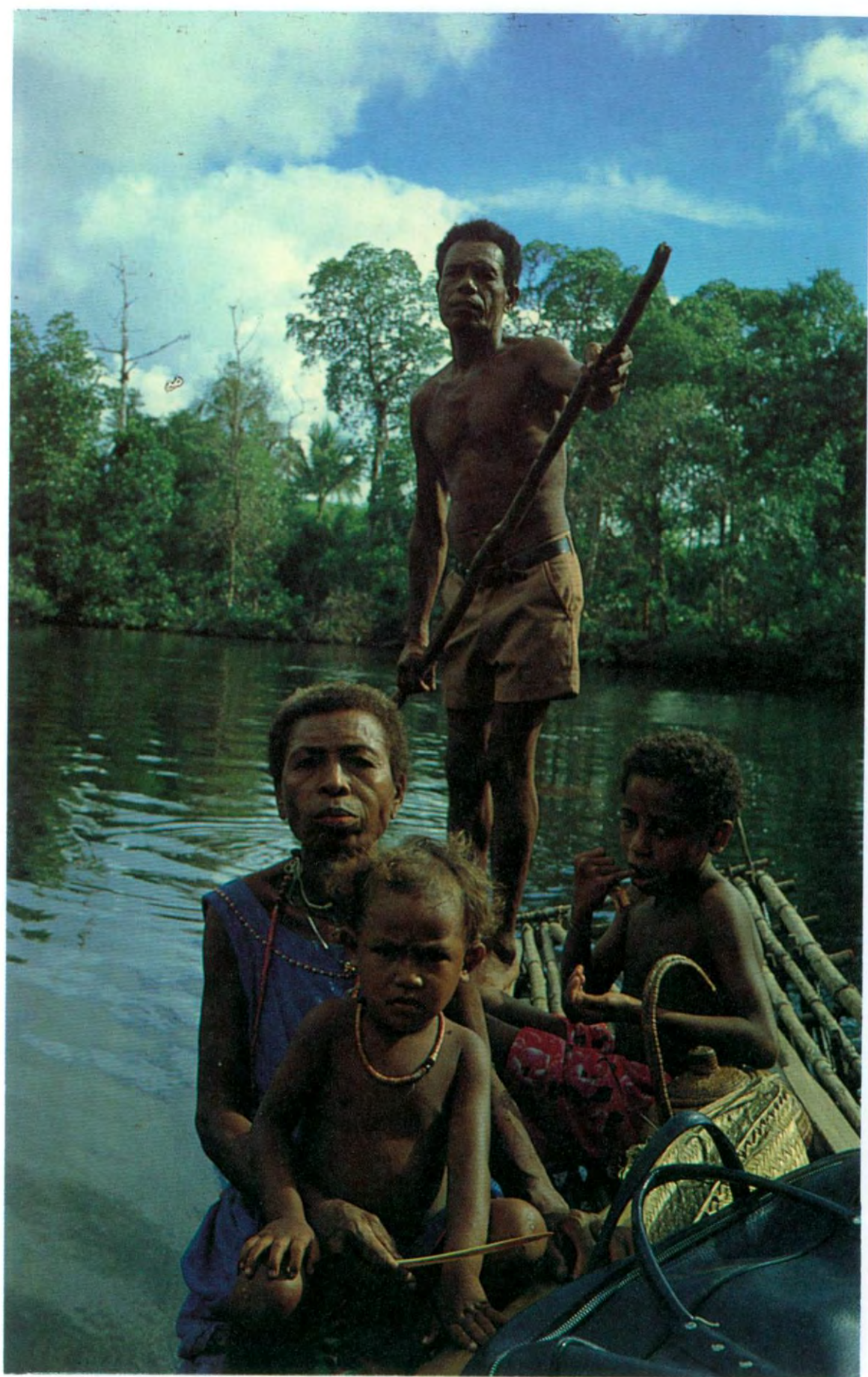
以諾西的伙伴四十來歲，穿T恤和牛仔褲，腋下夾著草葉編的檳榔袋，不怎麼起眼。隨行的兩個妙齡少女則婀娜多姿。她們袒露的胸前垂掛紅貝項鍊，臀部的迷你草裙搖曳生風，動靜之間嫵媚中含有端莊。吃完午餐，把禮物搬上獨木舟，目送伙伴一行乘波而去。

## 赴宴

綠蔭夾岸，槳聲清脆，獨木舟平順地往歐庫布庫布村划去。房東邊搖槳邊教我辨認鳥聲。Sakawu的叫聲最婉轉，像在敘述動人的傳說故事：人本來不會死，老了之後脫一層皮又可以還童。很早以前有位祖母在河裡洗澡時蛻皮變成少女；她的孫女見到她很害怕，拒絕相認。她傷心之餘跳回河裡找到老皮重新穿上。從此，人不再蛻皮，也難逃死亡的命運。

水波紋裡映現房東太太和她孫女的倒影，似真似幻。等悠長的螺號聲傳來，獨木舟靠岸了。

歐庫布庫布村新落成的教堂成為全村最精美的建築，前方豎起丈高的薯芋架，旁邊吊滿檳榔。每家門口都搭了一個展示臺，整齊地排列著檳榔、甘蔗、薯



綠蔭夾岸，獨木舟往歐庫布庫布村划去。



廣場中一隊少女奔跑去取薯芋。

芋等農產品。人頭在展示臺前鑽動，評賞每家展示的財富。

幾時看過這樣的頒獎典禮？

螺號每鳴響一聲，就有人跳到場中間宣佈他的獎額和頒獎對象。譬如手中舉起價值很高的石斧叫道：「誰是村中甘蔗收成最多的，我就把這東西給他。」接著，馬上有人飛奔入場受獎。以諾西的伙伴也進場高叫：「誰能給我兩袋檳榔，我就給他錢。」結果他一共拿出九十五 kina 分給二十餘人，其中獻出最多檳榔的人還得到一個陶鍋。

我逐漸體會出這社會給和取的原則。有價值的東西大都在流動，譬如去年甲得到的獎品今年頒贈給乙，明年再由乙傳給丙，沒有人永久佔有。地位和榮耀的取得不但靠積聚財富還靠分散財富。由有到無、由合到分的過程充滿

戲劇性，炫耀的意味很濃。我目不暇給地觀賞以下這一幕：

場地中央每隔一段距離插一根木柱。號令一發，青年男女列隊奔跑入場，在每根木柱下面放置幾束甘蔗，再置薯芋、檳榔……。他們喘著氣不停息地跑，把食物堆成一座座小山。

約莫半個小時，場外展示的所有食品，包括土村贈送的進口米糖都進了場，井然有序地圍繞著根根木柱。

每根木柱代表一個出錢出食物協助歐庫布庫布村建教堂的村落。凡是付出的都有資格分得一份禮物。土夸武夸和伊拉利瑪兩村貢獻最多，因此分給他們的食物也堆積得特別高，上面並增添雞和豬隻。

## 分享

分配完畢，男孩抱著吉他，女孩聞聲起舞。炙熱的陽光下滿溢青春的氣息，只見長串的紅貝項鍊在健美的胸乳前跳盪，肚臍下的小紅裙更是情不自禁地搖擺。賓客群集，在一堆堆食物前流連，等待著進一步的分配。

每村的食物一分而散。有人遞給我一段甘蔗，我如獲至寶，學他們用牙齒把皮咬掉再啃。物以稀為貴，甘蔗是歐庫布庫布村的特產，別村很少看到，可以想



凡是貢獻食物的村落都可以獲得再分配的食物。



分配完畢，大家迫不及待地想品嚐別村的特產。

見賓客迫不及待品嚐甘蔗的喜悅。清涼的甘蔗汁入口，我的精神爲之大振，連帶想到這樣的慶典讓不同文化經濟條件的村落互通有無，有助於維持生態體系的平衡。歐庫布庫布村不單是爲自己向土夸武夸村要進口米糖，同時也滿足了其他村落居民的口腹之慾。

歐村的伙伴贈給土村一隻燻豬，我在旁津津有味地看著他們以漂亮的刀法把肉切割成一份一份。這時傳來一聲刺耳的豬叫，原來幾步之外有一頭活豬綁在十字架形的木架上扭轉哀號。土村村民無視於活豬死活的鮮明對照，喜孜孜地把分得的豬肉放進竹籃裡，再爭相舔食分剩的豬骨頭。我把視線移轉到樹蔭下安然靜坐的一個小女孩。她的頭上頂了七、八截甘蔗，手上抱著從木柱頂端放下的母雞，輕輕地撫摸。我趕緊舉起相機，讓動人的炫耀宴在女孩的微笑中淡出。

回到我們這個敏於積聚、吝於分散財富的社會，每天從滿腦子「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人群中穿過，時日愈久愈有一股力量驅迫我提筆，把超布倫島民教導我的分合藝術敘述出來與大家分享。

（原載於74年7月17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